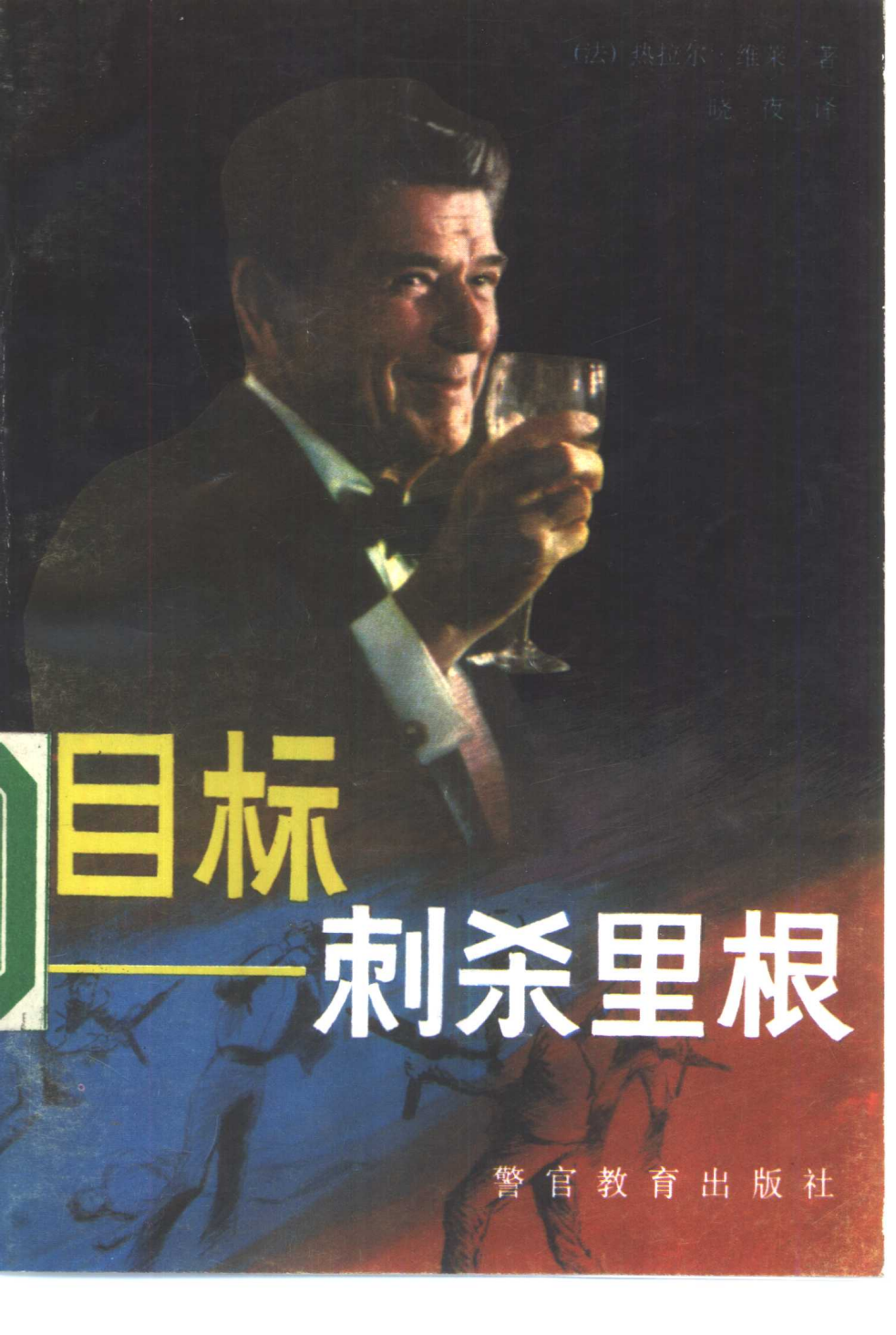


(法) 热拉尔·维莱 著

晓 夜 译



目标

——刺杀里根

警官教育出版社

目标一刺杀里根

(法) 热拉尔·维莱 著

晓 夜 译

警官教育出版社

目标一刺杀里根

(法) 热拉尔·维莱 著

晓 夜 译

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市平谷县大北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印张 150千字

1990年11月第一版 1990年11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7-81027-013-3/D·11

定价：3.20元

第一章

约翰·汉斯穿过希尔顿饭店空旷的大厅，站在“巴多克”——饭店的酒吧间门口。他刚看过表，对了一下时间：九点。

酒吧间里，马耳他钢琴师神情忧郁地看着英文乐谱，用法语唱着《枯叶》。一帮吵吵嚷嚷的意大利商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一起跟唱着，欢闹声和歌唱声混杂在一起。

晚上八点钟后，巴多克酒吧是尼科西亚不多的几个有生气的地方之一。天一擦黑，整座城就象死了似的。一九七四年，上土耳其军队以保护侨民为借口，在塞浦路斯北部登陆，占领了这个岛国百分之四十的领土，在阿底拉线后面又切了一刀。阿底拉线把首都尼科西亚分成两半，制造了一个小柏林。希腊族的塞浦路斯人——土耳其人割取了他们最美的旅游胜地——监视着来自贝鲁特的每一发炮弹。贝鲁特哨兵出事后，黎巴嫩人又出动大量的水翼艇、飞机和轮船，在塞浦路斯下了血本。唉！数月来黎巴嫩一片安宁，塞浦路斯人却面对着他们四分之三空着的旅馆失望叹息。

马加利奥大街旁的希尔顿饭店同样也冷冷清清。只有几个商人，白天从贝鲁特赶到这里来发用户电报，当晚又匆匆返回原地。塞浦路斯班机和出租汽车由此赚饱了钱，拉那卡机场就在离尼科西亚六十公里的地方。可旅馆捞不到好处。约翰·汉斯扫了一眼酒吧，寻找和他接头的人。他宽脸膛，翘鼻子，稀稀拉拉的几根黑发格外引人注目，眼珠滴溜溜不停地转着。他也不在塞浦路斯长住。两小时前，他从特拉维

1 塞浦路斯居民分土耳其族和希腊族两部分。

夫^①来到此地，第二天又将离开。

作为中央情报局驻特拉维夫的负责人，他是研究中东地区恐怖组织的少数几个专家之一，因为他在贝鲁特这个恐怖主义的摇篮住了很长一段时间。他往前走去，终于看见了接头人默斯塔法·尼达尔。这是个矮胖子，秃顶，两只大眼珠往外鼓着。尼达尔坐在一张被柜台边的圆柱挡去一部分的桌旁，正狼吞虎咽地吞着橄榄，好象刚从集中营里放出来似的。他虽然国籍不明，却是中央情报局在这个地区最优秀的眼线之一。这使他不得不加倍小心。他从贝鲁特来。塞浦路斯是最理想的接头地点，塞浦路斯班机直接沟通特拉维夫和贝鲁特……

约翰·汉斯穿过酒吧间，在尼达尔身边坐下。

“你好，默斯塔法！一路顺风？”

默斯塔法——谁都不敢肯定这是不是他的真名——扬起油光光的脸，笑着回答说：

“来晚了一点，贝鲁特机场关闭了。锡提^②空盗想不顾一切地在那里降落。他们在雅典劫了黎巴嫩的一架波音 727 飞机。”

汉斯咧开嘴，微微一笑。

“该轮到他们了。后来怎么样？”

默斯塔法模模糊糊做了个手势，又叉起一个橄榄。

“锡提人的军队控制了机场。啊！一切都顺利解决了。劫机者在自己人的保护下着陆，他们甚至替换了机组！后来，他们又驾机起飞，在地中海上空盘旋……只是，让我饿了一顿……”

① 以色列城市。

“倒霉!”约翰·汉斯打着呵欠，同情地说。突然，他朝门口转过脸去。

一个卷发、棕色皮肤的年轻人出现在酒吧间里。他站在门口，显然是在找什么人。他的目光和汉斯的目光相遇了，他用头做了个不易察觉的动作，在门边的一张桌子跟前坐下来。尽管汉斯在尼科西亚逗留的时间很短，塞浦路斯的同行却硬要给他派个“保姆”。多余的谨慎。塞浦路斯，这个中东所有恐怖分子都加以利用的十字路口，令人不解地有种值得羡慕的宁静。尼科西亚可不是冒险取乐的地方。以色列人、巴勒斯坦人、叙利亚人、伊拉克人、利比亚人以及东西方各组织的人在此和睦相处，除了几起小小的冲突。

巴勒斯坦人民解放战线的一位首领曾在利马索尔被枪杀；1978年2月，一支埃及别动队血洗拉那卡机场，打死15人，试图救出在希尔顿饭店被两名巴勒斯坦人劫持的11名埃及人质，那两名巴勒斯坦人想把人质带走。除了这些很快就被淡忘的小小的插曲，被割成两半的岛国一直很安宁。巴多克酒吧里意大利客人的喊叫声、歌唱声和这座死城沉郁的气氛有些不协调。

“你想呆在这里吗？”汉斯大声说道，以压过意大利人的叫闹声。

终于，钢琴师弹完了最后一个音符，站起身来。休息时间到了。

汉斯松了口气，要了杯威士忌。

“你为什么取道贝鲁特？”他问道。

默斯塔法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：

“我在贝鲁特有事。一批‘阿卡依’录像机因故在码头停放了两个月。在的黎波里，如果我不把货交给买主，他们会

用枪把我打死的，这是那里唯一的消遣。再说，我们在利比亚受的监视太严。兜个圈保险。”

“我知道，”汉斯担忧地说，“要小心。”

“我是很谨慎的。”默斯塔法叹了口气。

侍者走过来，他们马上住了嘴。说阿拉伯语也不保险。

许多塞浦路斯人都会阿拉伯语。这个岛国尽管富有希腊和基督教传统，但更倾向于阿拉伯国家。最喜欢的老大哥是叙利亚，塞浦路斯社会党人与利比亚人关系十分密切。穆斯林的友谊没能阻止土耳其人 1974 年的登陆和对北部的占领。土耳其人是最强大的，他们并不准备离开这个岛国。这使得美国人十分为难。因为土耳其和希腊都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……

“喂，‘阿玛格东’有新消息吗？”侍者一走远，汉斯就问道。

“阿玛格东”是中央情报局给一个恐怖计划定的电码名字，分部风闻此事已有几星期了。根据截获的电码和某些情报，美国政府确信有个恐怖组织正在预谋杀害美国总统罗纳·德·里根，谋杀将于年底之前进行。所有的情报和零星的调查结果都汇集在一本长达十页的报告中，递交给国家安全总局。国家安全总局马上责令中央情报局深入调查此案，但至今仍无任何可信的结论，这使华盛顿方面大为紧张。为此，约翰·汉斯，侦查这类案件的专家，近来疲于奔命。

教皇和阿努瓦·埃·萨达特的先例使人们对这种威胁格外重视……为了能让美国政府考虑相应的对策，就必须渗透这个阴谋。

“有新消息”，尼达尔吐出一个橄榄核，说。

“你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？”

尼达尔慢慢地眯缝起蛤蟆眼。

“知道。”

汉斯凑过身子。

“谁在幕后操纵？”

“对外关系处。”

“当真？你可明白这话的份量？”

尼达尔露出得意的奸笑：

“别忙！我还有更详细的情报。你听了准会跳起来。”

“什么情报？”

钢琴师突然开始弹奏起来，他们的谈话被打断了。尼达尔知道，越是需要的情报越值钱。他朝侍者打了个手势，又要了些吃的。酒吧间里挤得满满的，差不多每个位子都有人坐。汉斯耐着性子，点燃香烟。

意大利人突然鼓起掌来。酒吧间的男招待端上威士忌和茴香烈酒。尼达尔一边喝酒，一边吃完了那碟橄榄。他又要了几碟，慢慢地品着味。汉斯在思考。他本能地意识到对方有重要情报出卖。其实，他也不会冒着危险，花费时间，为一般的情报到这里来的。尼达尔一副神秘的样子，向他探过身来：

“当我把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时，你可别后悔来这里！”

“你也别后悔。”汉斯忍不住回敬道。

尼达尔只要一样东西：美元。这个的黎波里的进口商真是无孔不入。他表面上不参与政治，这使他博得了许多人的好感。

“你是怎么搞到这些情报的？”汉斯惊讶地问。

尼达尔抬起头，望着天花板。

“哦，利比亚有许多违禁品，只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想要的人就行了。黄色杂志、威士忌、香槟酒、女人以及其它许多东西。他们很有钱。只是，你知道卡扎菲有次对一个军官干了些什么吗？”

“干了些什么？”

“那军官没把命令传达清楚，卡扎菲硬逼他把头发全部剃光！那个可怜的家伙六个月后才恢复了人样。”

“他的统治何时才能结束啊！”汉斯叹息道。

尼达尔高兴地笑了：

“谈谈黎巴嫩的锡提人吧。卡扎菲杀死了他们的首领，他们要和他拼命。如果卡扎菲被他们抓住，他们会在他身上涂上蜂蜜，把他扔在沙漠里暴晒……”

“还是跟我讲讲‘阿玛格东’吧。”汉斯突然打断尼达尔的话。他不想进行一场没完没了的东方式讨论。

尼达尔吞了个橄榄，叹道：

“我冒了巨大的风险！你知道……这是个十分秘密的计划。”

“我想你一定没在报纸上读到过有关报道，”汉斯有些恼火。“你的报酬我们以后再谈。”

“那当然，那当然。”尼达尔忙说。

他知道对于这种情报，中央情报局不会在金钱上斤斤计较，而且，它除了钱以外，什么都没有。尼达尔的几个长枪党朋友租了条船，满载着印度大麻，在尤尼斯港等待启航，准备开往欧洲。他们需要得到一些保护，免得在地中海被动地受到检查。

被叙利亚人卡住脖子的黎巴嫩基督教长枪党人，增加了

百分之五十的印度大麻种植面积，以换取购买武器所需的外汇。某些表面上看来完全没有战略利益的地区，之所以会发生一些残酷的战斗，原因盖出于此。

一个穿长裙的女招待走到他们桌边，笑着问：

“你们要面条吗？”

尼达尔的眼睛露出柔光。

“当然要，小姐。”

女招待把面条放在钢琴边的小炉子上煮了煮，走进里间，端出两只热气腾腾的碟子。她替这两个男人调好了味。汉斯并不饿，但他不得不迁就对方。尼达尔用叉子卷起面条。突然，汉斯看见他的手在碟子和张开的嘴之间停住了。汉斯知道，只有特殊的原因才能制止他的食欲。汉斯转过头，顺着尼达尔的视线望去。他明白了。

酒吧间里刚走进一个女人，艳丽惊人。

女人身材高大，金色的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髻，高高的斯拉夫式的颧颊，长长的凤眼，嘴唇好象也刚染过，天仙般的女子……一件做工精致的黑衣镶着宽大的金边，紧裹着这个梦中美人，柔和地勾出了她胸部的线条。她站在酒吧门口，望着众人。尼达尔放下叉子，略有点忧伤，问：

“她是来和你约会的吧？”

汉斯笑着摇摇头：

“哪里。”

他无法把目光从这个漂亮的陌生女人身上移开。这美人慢慢地走进酒吧。酒吧里一片寂静，只有钢琴师在弹奏。意大利人已经不鼓掌了，他们带着惊讶的神情，呆呆地望着她。男招待也停止了自己的工作。陌生女人径直向前走去，目不斜视，嘴角挂着一丝遥远的微笑。

她来到酒吧间的左边，汉斯可以把她看得清清楚楚。紧身衣勾勒出她高耸的乳房，一双黑袜子使她的纤纤长腿显得更加娇美。

“如果她坐下来，这里会发生骚乱的。”尼达尔嘀咕道。

陌生女人没有在任何地方坐下。她在酒吧里慢慢地转了个圈，然后又以同样缓慢的步伐在钢琴前面走过，象来的时候一样悄悄地出去了。她每走一步，后边开缝的裙子就露出她的一大截大腿。酒吧间里只留下了她的一缕清香，象是作为她来过的证明。意大利人猛然间七嘴八舌地对她评头品足起来。他们当即要了一大瓶酒，以示庆贺。

酒吧间里又活了起来。尼达尔叹了口气。

“我在想她是哪国人？不是黎巴嫩人，不是阿拉伯人，也不是希腊人。”

“也许是个有色的希腊人。”汉斯说。

“我觉得奇怪。她的眼睛很亮。可以说是灰色的。”

所有在场的男人都应该给自己提出这么一个问题，再加上一个问号：今晚，谁在这位漂亮的陌生女人床上和她共度良宵？

唉！她走掉了。无法猜到她来巴多克酒吧干什么。也许，她只是想开开心，在那些崇拜者的脑海里激起一些肮脏的思想……在这个少见多怪的小岛上，她的出现是异乎寻常的。人们在几家小酒店里一边喝着本地红酒，一边咒骂土耳其人及其暴行，直到半夜才离开。除了这些，小岛上再没有别的娱乐了。汉斯从脑海里把那双黑袜子驱逐了出去。

“行了！默斯塔法，”他说，“你的情报呢？”

尼达尔小心地把面条里的油从嘴上擦去，好象在吐出好话之前特地擦净嘴巴似的。门边，汉斯的“保姆”朝女招待打

了个手势，也要了碗面条。那美女还使人神魂颠倒。这样无缘无故地来挑逗男人的，一定是个老妓女。

“我要告诉你的这个名字，你熟悉，”尼达尔油滑地笑着。

“我熟悉？”

汉斯心里乱糟糟的。如果对方的情报是真的话，一场悲剧就能避免。于是，他和蔼地看着商人棕色的皮肤。尼达尔来塞浦路斯和他接头，还是冒着相当的危险的。受东德和苏联指使的利比亚人怀疑一切。况且，还没有人能够杀死卡扎菲上校。这并非因为缺少有志者……

“别开玩笑，”汉斯说，“幕后是谁？”

“高尔高朗。”

汉斯惊疑地盯着对方。

“高尔高朗！”他重复道。“见鬼！你能肯定吗？”

尼达尔没有回答。

突然，他的身子僵住不动了。他不安地盯着汉斯后面的一个黑影，好象脖子疼痛似地艰难地向汉斯转过脸来。

“你看！”他用阿拉伯语低声说。

汉斯扭过头，向门口望去。他看见“保姆”正狼吞虎咽地在解决那碗面条，两个刚进来的人经过他面前，平静地向酒吧里面走来。他们好象都是东方人。一个很年轻，短发，小胡子；另一个比较粗大，浓浓的大胡子，系着一条碎花领带。汉斯回过头，朝尼达尔俯过身：

“你认识他们？”

尼达尔没有回答。突然，他猛地站起来。汉斯只听见背后响起一枪，震耳欲聋。尼达尔的额头上出现了一个红点，象是第三只眼睛。脑袋摔倒到后面，撞在柜台上，然后整个

身子向前栽倒，一声不吭。汉斯又听见连续的三枪，他赶紧逃离椅子，象在噩梦里一般。他瞥见大胡子正平静地用自动手枪瞄准扑倒在面碗里的尼达尔。意大利人什么都没发现，喊声震天。只有吓呆了的男招待跑到柜台后面躲起来。

这时，汉斯看见了第二个陌生人。他一阵紧张。年轻的凶手叉开双腿，不慌不忙地用一支大自动手枪向他瞄准。他在记忆里寻找“保姆”的名字，可想不起来，于是他大喊：

“救命！”

“保姆”象遭难似地站起来，把手伸进衣服里面摸着。他缺乏足够的训练，惊慌失措，脑子反映不过来。不到十秒钟，酒吧间就乱了。

第一颗子弹击中汉斯的胸部，打断了动脉。他感到一股巨大的热流冲出来，一阵昏眩，一阵剧痛。他觉得自己脑子里一片空白。他伸出去抓对方手枪的手落下来，双腿也软了。两个凶手打完了枪里的子弹。枪声在寂静中隐约传到汉斯耳里。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里。钢琴师呆立在钢琴后面，吓坏了的顾客在原地缩成一团，脸色如死人一样苍白的女招待竟吓得不知道跑。

尼达尔和汉斯躺在地上，死了。年轻点的凶手向大个子凶手喊了些什么，大个子回过头来。汉斯的“保姆”拿着一支三八式小手枪，向他们冲去。他怕伤着别人，一直没找到开枪的机会。小胡子凶手马上扣动了扳机。第一枪打中他胸侧，他站住了，终于开枪还击。

就在这时，第二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脖子。他开了一枪，没有击中小胡子凶手的头，只擦破了手腕。小胡子大喊一声，松掉手枪。另一个凶手没有丧失时机，他朝“保姆”开了两枪，这次打中了头部。然后，凶手转过身，用枪口抵着前

两个死者的头部，又各开了一枪。小胡子捂着受伤的手腕，痛得龇牙咧嘴。他弯腰去捡手枪，大胡子推了他一把，两人跨过躺在地毯上的“保姆”的尸体，跑出酒吧。他们刚好与吓得发抖的女招待擦身而过。好几秒钟后才有人醒悟过来。男招待慢慢地站起来，有个顾客终于跑到大厅里，和听到枪声赶来的门卫撞了个满怀。他口齿不清地说：

“喊警察！喊警察！”

酒吧间里，顾客们从噩梦中醒来，在泪汪汪的女招待的帮助下，他们围在三具尸体旁瞎忙。一切都晚了。三个人每人都至少有两处致命伤，打在谁身上谁都会死。失去自控能力的女招待突然歇斯底里地狂叫起来。钢琴师脸色苍白，双手发抖，看着尸体。一个意大利人怯生生地问：

“他们走了吗？”

饭店的职员也赶来了，其中有个曾亲眼目睹向外逃跑的那两个凶手……十分钟后，警察局的“罗威”轿车停在希尔顿饭店门前。警察跳下车，被这凶杀场面惊呆了。又来了几辆警车，还有两辆救护车。警察把酒吧里的顾客全赶到大厅进行盘问。

警长派人搜查了已被包围起来的饭店。他命令每个房客都把门打开。

当然，他们一无所获。

不久，一个警察从酒吧里找到一把十三响九毫米的“勃朗宁·埃斯塔耳”手枪。这是凶手逃跑时扔下的。手枪和弹壳是唯一的物证。警察们确信在饭店里再也找不到什么了。他们搜查了死者，发现了两个美国人的护照。一辆警车前去通知美国大使。

塞浦路斯内务部长的黑色“丹莱”轿车，轻轻地停在美国使馆的车库里。使馆位于多西骚斯街，这是一条坡度和缓的小马路，出去就是马加利奥大街。高高的铁栅栏和电视摄像机保护着使馆，使它免受可能的袭击。内务部长很快就被引入白色大楼四楼的大使办公室。大使旁边有两个人，大使介绍说这是政治顾问。其实，这两个人当中一位是中央情报局驻塞浦路斯分部的负责人，另一位是专程从华盛顿赶来调查汉斯之死的中央情报局高级官员。四个人围着矮桌坐下。

“部长先生，”大使问：“你们的调查进展如何？”

塞浦路斯人一本正经地从公文包里抽出一份薄薄的红色案卷，放在膝盖上。

“我这里有调查的全部结果，”他说，“我把副本留给你们。唉！没什么大用处。”

大使根本就不抱希望，他连身子都没有动弹。

“你们没有找到关于凶手的任何线索吗？”

“没有。尽管我们已严密监视了拉那卡机场和利马索尔、巴福斯这两个港口。”

“那么，凶手还在塞浦路斯罗？”

内务部长做了个不肯定的动作。

“不一定。他们可能已悄悄地离开了我国。走水路或陆路……”

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塞浦路斯人勉强挤出一丝微笑：

“据有关材料来看，凶手可能是土耳其人。因此，案发后他们可能已偷偷地越过了阿底拉线。这并不很难……”

美国大使并不觉得希腊人、土耳其人或阿拉伯人之间有什么区别，正如大口瓶里的黑橄榄一样，个个都差不多。他

想，作为一个真正的希腊种塞浦路斯人，内务部长企图给他的政敌栽赃……

“你们至少应该知道凶手是怎样来到这里的。”他说。

又是一个令人泄气的动作。

“不知道。但我们的调查还没有结束。凶手可能早就来到这里……”

大使有理由相信那两个凶手不是长住塞浦路斯的。他们行动的目的，是消灭汉斯和给汉斯提供情报的人。而汉斯他们的约会是几天前才定的。

“他们逃走的汽车找到了吗？”

“没有……不是出租汽车。我们查过了。”

毫无疑问，他们在现场有人接应……在塞浦路斯，许多国家的使馆都与恐怖组织有联系，足以提供秘密而有效的帮助。大使就此罢休。塞浦路斯人遇到的这场谋杀，其根源并不一定在这个国家。内务部长把案卷的副本交给他。他接过来，马上问：

“案发前不久到酒吧去的那金发女人有消息吗？”

内务部长脸上又露出了抱歉的微笑：

“也没有。找不到任何线索，好象她根本就不存在似的。我们搜查了所有的饭店，从希尔顿开始。饭店、出租汽车……而且，没什么迹象表明她的出现和凶杀有关连。”

一阵沉默。大使羞愧地低着头：一次“事故”造成三人死亡……其中有两个是中央情报局的成员……部长趁机赎罪：

“凶手认识受害者。这场谋杀筹划得天衣无缝。所以，汉斯先生所属的部门对可能的祸首应该心中有数。此案没有一个塞浦路斯人介入。”

“就算您说得对，”大使让步道，“凶手逃到了土耳其，但他们在土耳其军队里一定得有同伙才行。我不觉得他们会帮助左倾分子。”

“在土耳其中有左倾恐怖分子，”内务部长纠正说，“极右分子也很有势力。我们刚接到情报，据说我国北部靠近里绍卡巴绍的地方，有个极右分子训练营，受土耳其特别部门的保护……”

“为了什么？”

“为了用他们来对付亚美尼亚恐怖运动成员，这些成员与巴勒斯坦极端分子有联系，”内务部长明确提出，“而后者又和希腊种的塞浦路斯人有关联。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土耳其右翼极端分子的别动队能来我国进行……”

“这些肯定未必妥当，”刚接情报分局头头训过的美国大使反驳道：“所有的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在这里都有接待机构。这些机构中有一部分是塞浦路斯公民……”

“这已极少见了”，内务部长辩解道：“这些机构正处于停滞状态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说这是巴勒斯坦人干的。况且，他们也没有这样干的必要。”

塞浦路斯人对自己的论证洋洋得意。他喝了口茶，面对着神情颓丧的美国外交官，决定给对方留个好印象。

“您在案卷中会看到一份有趣的东西，”他说。“与凶手使用的武器有关，一把比利时制造的勃朗宁·埃斯塔耳手枪。这是一个洛桑^①武器商从瑞士带进来的。我们已请求瑞士警方把买者的名字告诉我们，不过他们还没有回复……继续这项调查对你们来说是不难的。”

^① 瑞士城市。